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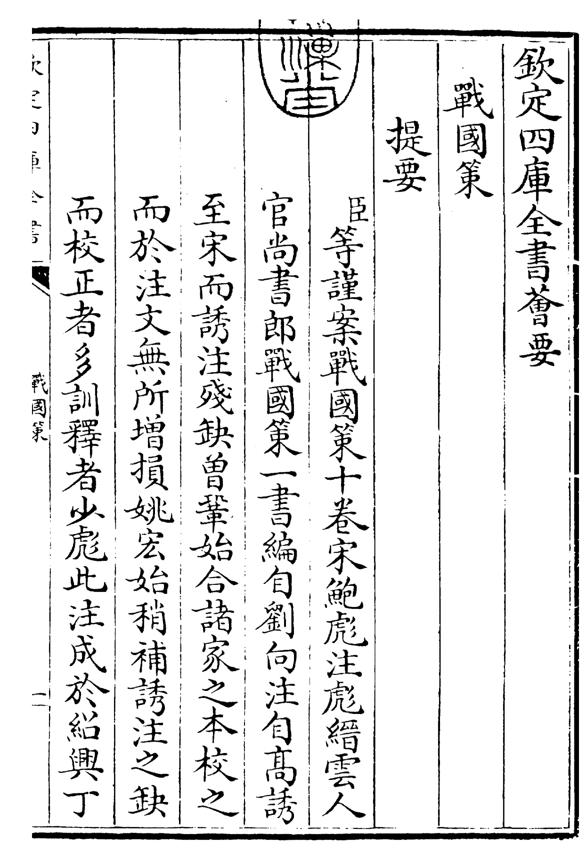
子部

戰國策卷一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戰國策

提要

臣等謹案戰國策十卷宋鮑彪注彪縉雲人官尚書郎戰國策一書編自劉向注自高誘至宋而誘注殘缺曾鞏始合諸家之本校之而於注文無所增損姚宏始稍補誘注之缺而校正者多訓釋者少彪此注成於紹興丁

卯其序中一字不及姚本蓋二人同時宏又以忤秦檜死其書尚未盛行於世故彪未見也彪書雖首載劉向曾鞏二序而其篇次先後則自以己意改移非復向鞏之舊是書竄亂古本實自彪始然向序稱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别者八案莒字未詳今姑仍原本錄之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别者畧以時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又稱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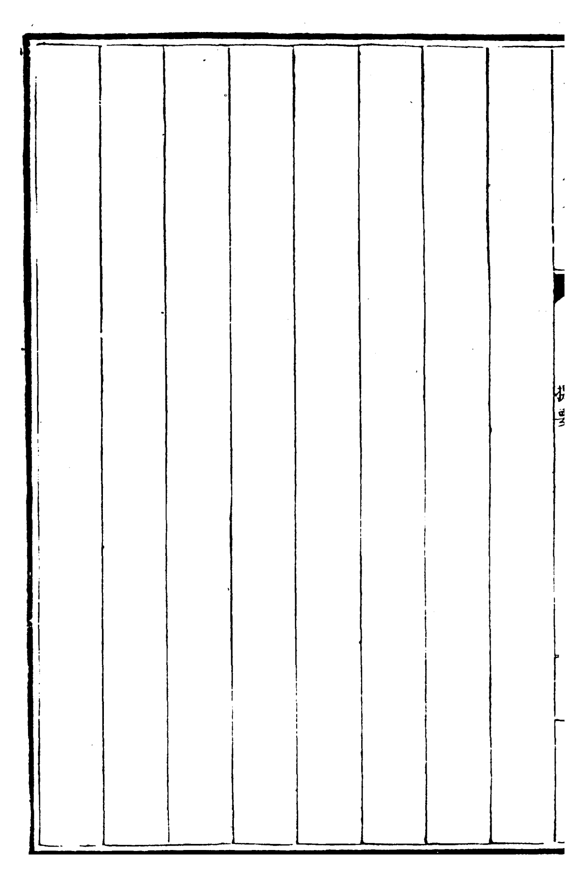
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云云則向編此書本裒合諸國之記刪併重複排比成帙所謂三十三篇者實非其本來之次第彪核其事迹年月而移之尚與妄改古書者有間其更定東西二周自以為考據之特筆元吳師道作補正極議其誤考趙與旹賓退録曰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踈畧殊不足觀姚令威寛

補注案補注乃姚寬之兄姚宏所作今尚有傳本已著於録此作姚寛殊誤謹附訂於此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校注為優雖間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悮學者是則南宋人已先言之矣師道注中所謂補者即補彪注所謂正者亦即正彪注其精核實勝於彪其序文所摘彪注大紕謬者十九條亦皆允當然彪注疏通詮解實亦殫一生之力故其自記稱四易稿後始

悟周策之嚴氏陽豎即韓策之嚴遂陽堅而有校書如塵埃風葉之嘆雖踵事者益密正不得遽沒剏始之功矣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戰國策原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瀍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

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
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
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
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
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
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
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灋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
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

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

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筴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

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賔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

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説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饗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没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

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强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

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横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

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勿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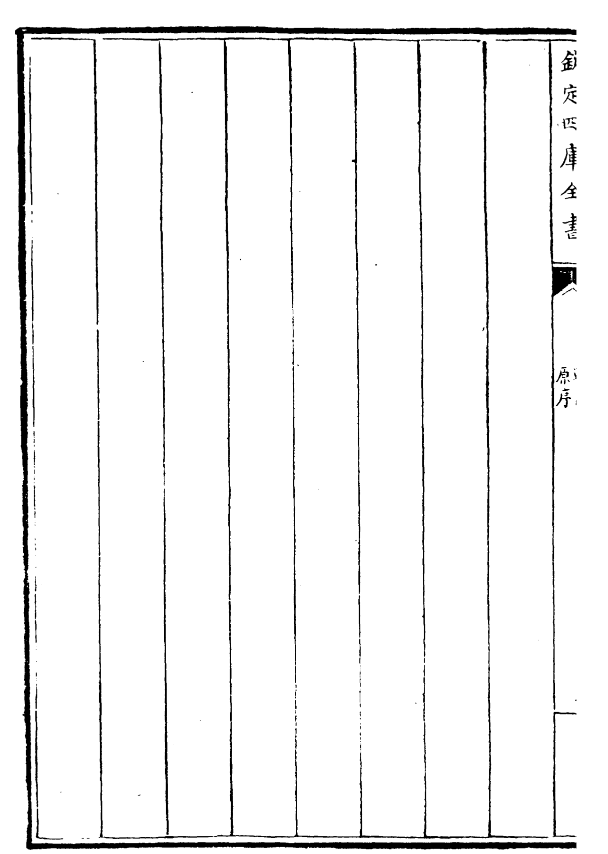
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闕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

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録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東周定為首卷

彪校此書四易槀而後繕寫已已仲春重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為韓策嚴遂陽堅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外謬以俟君

子十一日書



戰國策自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横之説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聾納説之從容養

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将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

說而存其舊愼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説故槩之一國亦時有論説以胡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畧之闕於以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

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戰國策卷一

宋 鮑彪 注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出

嚴氏為賊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為五年而陽豎與焉鴻烈人間訓注豎小使也韓策名堅道周出亡過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乘四馬也一車駕四馬所謂駟馬車韓使人讓

周讓誚責也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周君患之容謂周君正語之曰使以留之之情告之寡人孤寡不穀王侯之稱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待韓之命小國不足衍亦字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也彪謂客之辯雖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為天子逋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何以示天下乎

赧王周紀慎靚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宋忠曰卒謚西周武公

周共太子死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適猶定也故與莫反司馬翦司馬楚卿疑即昭翦謂楚王懷曰何不

封公子咎周君別子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立為太子左成楚人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通也而交絶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封之以為之資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為皆去音猶助也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御姓展廧夫空廧嗇字同小臣也空其名曰王類欲令若為之王楚王類猶似若汝也言楚王之意然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悍也居中國中不便於相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便若出而使周則不居中用事相國之所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

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謂或為王閔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齎持遺也最周之庶子凡周皆周之族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齊人以賂進周最於周進猶薦左尚齊人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猶立令人微告悍悍一本悍請令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楚王楚人

司寇布司寇周官布其名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

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最時讓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臣為君不取也亟治氏冶鋿鐵也亟蓋其姓為齊太公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買良劒公不知善歸其劒而責之金歸還之也責取也金買劒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劒將死亟治氏將死而屬其子屬囑同集韻託辭曰必無無以告人獨知自知其良今君之使最為太子周雖以最不肯立告齊猶欲立之特未定耳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兩知之令則獨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元作為君實立果亦周子而讓之於最讓飾說也以嫁之於齊嫁猶

賣也言欺齊君為多巧巧猶詐最為多詐心欲之而言不肯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之貨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吝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皆當為楚王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子後相武王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為卒甚敬楚王怒懷王讓周以其重秦客謂疾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瑤欲伐厹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遺之大鍾載以廣車欲開道也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鍾不防有兵桓

公伐蔡也僖二年蔡姬沈舟盪公公怒歸之未絶也蔡嫁之故伐之蔡蔡叔度所封屬汝南後徙沛下蔡號言伐楚號聲言也以伐楚號衆其實襲蔡無鐘鼓曰襲今秦虎狼之國也喻其貪殘兼有呑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慼之以二國為慼故使長兵在前戈矛之屬强弩在後名曰衛疾衛行列為護也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為楚王憂楚王乃悅樗里傳有

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赧王三年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韓徵

甲與粟於周（徵猶索）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洛陽人）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以國事從之）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元作中下同韓公族）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屈景皆楚之族姓後有不重注）謂楚王（懷）曰韓氏罷於兵（罷疲同勞也）倉廪空（並穀所入）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因其飢攻之）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如拔物然）令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困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

公乃徵甲與元作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飢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

去紀有而畧周君為東周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為韓魏攻楚楚懷二十六年齊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秦此十七年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借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韓仕周也凡非本國人皆自其國來仕者也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為強韓魏為猶是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強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迭虛實有

時（言不可常）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令雖善韓魏後或為患）君不如令敝邑（周也）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不用攻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弱）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弘農）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心所欲也）謂秦王（昭襄）曰薛公必不（補不字）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策下東國云）而（元作也）秦王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周之力也）秦得無攻（元作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

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齊之恩也齊得東國而益强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之兵故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三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齊三晉畏秦故齊重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駮

三國攻秦反反猶還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借為西周謂魏王哀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元作德三國也聽猶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强而害楚宋故不利也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廩庫以利元作

到秦若爲秦報魏然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賓之故恐令速東則無賓之之費矣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楚圍雍氏後西周弗利樊餘周人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所以爲之者魏雖多亡然且爲之盡包二周東西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郟鄏郟鄏屬河南爲東周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河内脩武注晉始啟南陽是也京兆山陽皆有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而包二周則楚方城

之外危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韓兼兩上黨漢并州郡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也今按東策周最再說金投秦策藍田陘山三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上黨壺關有羊腸坂高注趙險塞山形屈折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國強故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伊闕故闕此役秦昭十四年北二十二年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寇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猶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鄰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令秦攻周而得之得勝猶則衆必多傷矣秦欲

持元作待周之得持猶保必不攻魏恐重傷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令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却猶退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必因君而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求救

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也）周君反見梁囿（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曰囿）而樂之也綦毋恢（周人）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溫屬河內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近周）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為天子故）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為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毋恢

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温囿國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

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患乃得游觀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為周扞秦與温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云得戍卒之援而

私元作利温囿以為樂得戍公也得囿私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

温囿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周君得温囿其以

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贏四十金贏有餘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鴻烈汎論注齊人即芒卯致温囿於周君致送也而許之戍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

於圍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圍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周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主君之臣主君稱周君又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欲得相周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相以順欲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此下或人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且輕秦也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請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作成事也

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字者且誅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亦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皆白起秦將武安君是攻用兵攻功字言善巧也又有天命也得天之助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發矢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善善我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

教子支左屈右支如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枸令從史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滅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履也猶過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紀三十四年有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伍元作吾下同得是將也高注吾作五將

為楚王項襄屬怨於周屬連也猶結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卒也迎伍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使楚知之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得之器其欵識云然王必求之楚王而伍得無効也効猶致也得實未嘗得器故無以効王必罪之以其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作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為代若厲諸如此處不一謂周君曰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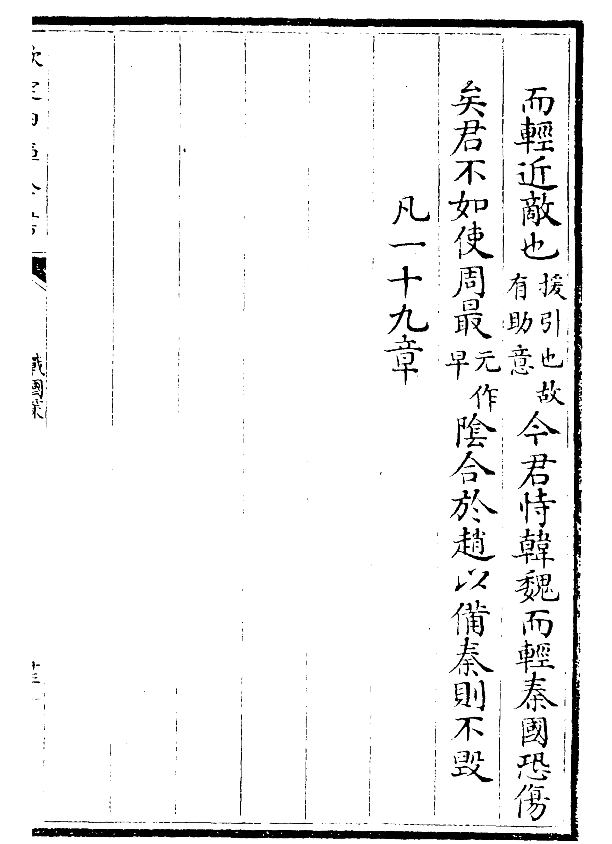
屬之於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道及之韓魏必惡之惡楚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以出鼎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韓魏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釐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境為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度也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從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昭因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令見攻故天下畏秦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攻雖勝不無傷失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下

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疲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忌也紀有宮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申伯國南陽三晉時屬韓韓釐五年秦拔我宛蓋宛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秦飢而宛亡此下皆恃遠輕近而亡秦飢不暇救宛故晉滅之其亡不經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郳莒亡於齊魯郳縣故郳也郳曹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城陽國故盈姓國三十世楚滅之蓋恃齊也陳蔡亡於楚陳舜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皆不見所恃蓋即恃楚不備之也此皆恃援國



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有助意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

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早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凡一十九章

戰國策卷一

戰國策卷二

宋 鮑彪 撰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謚也又紀西周武公赧王則謚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也而徐注以為惠公之子疎矣惠公之子自為東周君豈為西周用耶然兩周西先亡至莊襄元年俱滅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顔率周人顔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顔率至齊謂齊王閔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盡盡其心思計與秦計猶謀不若歸之大國謂齊夫存危國周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重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後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顔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解免之顔率至齊謂齊王曰周

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問其路所從出禮遂上有徑洫上有涂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猶言假涂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稱梁有臺池之樂沙元作少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塗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也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瓿耳（壺昆吾圓器瓿甂也）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烏集烏飛兎興馬逝（並喻其輕疾）灕然止於齊者（集韻灕滲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輓引也）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士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者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

（與也）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赧之七年也）周君謂周最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羇旅也（集韻羇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王不聽羣臣父兄

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卿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相故說之云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獘也乘謂因而攻之必以寳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寳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煑棗屬濟陰宛句韓氏果亦效重寳景翠得城於秦受寳於韓而德東周德恩之也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舉兵反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為已援齊明疑楚人兩見楚策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戰我謂東

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為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而

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西豈得不疑且令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

昭獻在陽翟（屬潁川）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獻會）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此言疇昔之事陳向許皆仕周而位在相下）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亦其王遇）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

往言必自往君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黶韓史疑即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族曰秦敢絶塞絶横渡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隣國往來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周發使使之楚秦必疑楚秦相國之國也周使使楚故秦疑其圖己不信周是韓不伐也不受秦伐又謂秦王武曰韓强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紀八年有彪謂十有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所怨也下章次之

楚攻雍氏此亦赧之十五年也周粻秦韓粻食米也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楚王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之故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元作秦曰君不如令王君謂蘇子王周君也此時與赧俱王其稱公後避秦也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地故必怒稱故

者特為之怒蘇子怒最合於齊怒最而及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前皆游辭耳故為為周最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絕句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赧十八年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國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秦也則責宋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賁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襄魏哀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賁猶欺何不合周最兼相使韓魏皆相之視之不可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其交之固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哀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不利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助趙以兵使之强趙不敢戰難先戰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之之意先合於齊秦趙爭齊齊因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王無人焉無主其事於齊者不可王不去周最

最時在魏欲之齊故此士為之言使得去合與收齊與即謂齊齊魏之與國而以兵
急之元作之急急之以兵則非合矣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
有此有彼曰因猶言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宜為魏讐因此言合與蓋其國形宜相依也
謂周最曰魏王哀以國與先生以德齒尊稱之也與謂相之貴合於
秦以伐齊貴猶欲薛公田文故主齊閔王也最嘗仕齊故稱之輕忘其
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而公獨修虛
信最本善齊固不背齊然今相魏魏有以秦伐齊之形猶為虛信信謂親之為茂行茂盛美也
明羣臣明猶示也臣魏臣據故主據仗持也猶言為之此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為齊王

不欺之比所謂茂行不與伐齊與去音產以忿強秦產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此節日也違秦不伐齊故秦忿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最之智畧足以全齊而有變萬一有傷齊者臣請為救之此則非虛信矣無變王遂伐之伐秦且臣為齊奴也為去音言其為之如奴事主如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誤也交謂齊魏不可此言非人之情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君

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一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譴讁問也周之祭地為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王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求援譬不可勝賂故宜察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覺則群驚而去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

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為大人者此指翠也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周顯王時也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

三國隘秦赧十八年注具前隘謂隔絕之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於三國留其行不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謂王聽東方之處聽偵候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為秦必重公是公重

周下行重周二字以取秦也秦重相則周重矣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也故猶舊也有言善之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天下重已善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宮元作昌下同此書作宮不一他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以告之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元作且雎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作雎裴駰亦曰唐雎以華顛悟秦也此西人下同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為反間書以遺之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

亡來（亟急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死而不亟來自取之也）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楊雄曰西北一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與書）東周立殺宮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畫之以籌）昭翦曰何也曰（補此字）西周甚憎東周常（元作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宣揚也）以惡（元作西周二字）之於王也（楚王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此翦自計）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

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遽和東周 彪謂周衰君臣唯貪利而畏禍故一切趨避變亂於游談之口而無有持操翦之慮死如此其復能固其所守乎

周最謂呂禮 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年復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傳蓋赧二十一年後也 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 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禮 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元作處 矣子因令 下衍周字 最居魏以共之 與齊事秦 俱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 田文 曰周最於齊王厚也 閔王 而逐之聽祝弗 齊人 相

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二字齊合上章所謂以齊事秦弗與禮重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者有下衍周字齊秦有之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亦與趙攻秦以秦魏能左右之曰以以猶使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令攻秦收最用之可圖後舉行猶舉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令與趙攻之信反也又禁天下之率率猶從也謂從齊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猶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齊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孟嘗傳有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

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强故能得天下得天下則亦不能存齊夫秦補齊合則趙恐伐秦伐之故急兵以示秦趙兵攻齊秦以趙攻攻齊與之齊伐趙之猶趙其實同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趨齊伐趙亦得趙故其理同必不處矣處猶據也言秦不據齊理同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受兵於趙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傷猶毀此即後工師籍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聽用好毀人彪謂工師籍非端人也禮義不愆何恤人

之言

周文君史書東周畧甚豈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惠公别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此後書訓皆鴻烈也免下衍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誹謗也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見襄十一年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元作士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國人非之管

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取女也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毀之仲非樂於毀也其意欲掩蓋桓公耳一說仲欲掩公之非寧自毀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彪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齒見譽者於弒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故衆庶成強言師藉之得衆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卒相倉也

溫人之周溫時為西邑蓁毋恢請之也周不納並東周客即對曰主人也矯稱東人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

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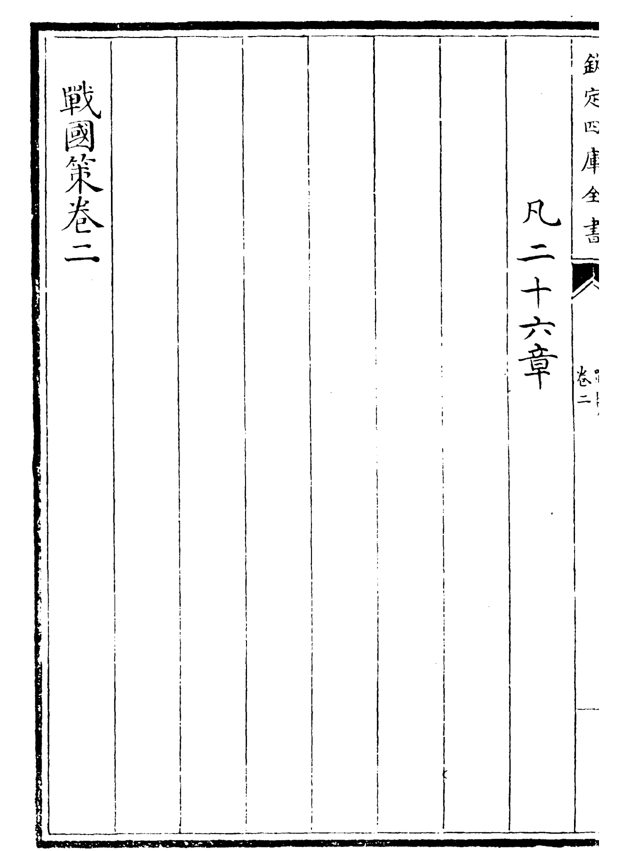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喜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已而又知趙之難子不敢齊人違投戰恐秦既疑齊投又善齊故齊懼伐不齊下衍韓字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墟墟虛字同大丘也公不如救齊

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並韓地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趙得取其邊地公東收寶於秦佐秦故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唇齒之國故也徐為之東為猶謀也東謂齊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時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在此戰勝勝齊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理之使無多割割謂出地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不勝國大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則秦必咎趙能無傷乎不得不聽秦也趙聽秦盡韓魏之

上黨太原[魏地後為秦郡]西土[元作止]秦之有已[秦之所難者齊也已收齊則韓魏不守]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以大傷故亦見制]覆[元作復]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國趙也身謂投]是何計之道也[言非計此策最為齊使趙拒秦也]

石行秦[周人]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為之此蓋起也]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備謹待之]謂周君曰[行秦謂之]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秦欲甲周爭者爭此也既謹待之則爭必得矣]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卷二

謹案卷一第一頁後三行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刊本十訛中據前七行十四日句及高誘吳師道本改

第五頁後二行襲其父封薛刊本封訛其據吳師道本改

第六頁前七行君令敝邑以此患秦刊本患訛忠據吳師道本改

第八頁後三行溫屬河内刊本内訛南據漢書地

理志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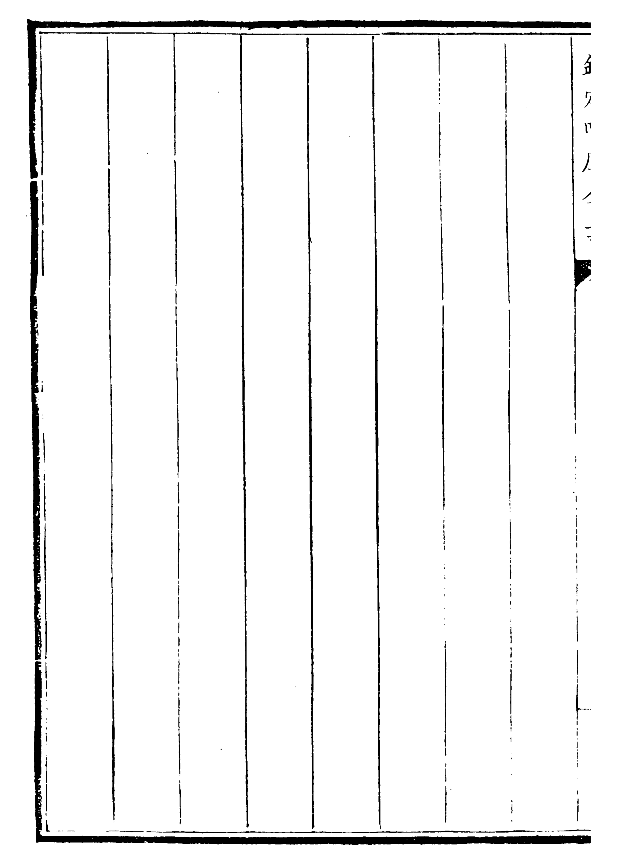
卷二第一頁前六行又紀西周武公刋本公訛王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言必重文刋本言訛舍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此即後工師籍刋本師訛陳據下節文及吳師道本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親執朴以行築者刋本朴訛非

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